



The 6th Canada-China TCSL Conference
Collection of Papers

19.

试论编写以“词本位”为原则的初级汉语阅读教材
Proposal of a Beginner's Chinese Reading Textbook Based on Words and Phrases

姚敏女士，中国北京华文学院

摘要：现有的初级水平汉语阅读教材中，大多是从识记汉字开始的。但在实际教学中，这样的阅读教材存在很多问题。本文在论述本位论与教材编写的基础上，从教材编写目的、练习编排设计以及字与词的关系三个方面入手，探讨编写以“词本位”为原则的初级汉语阅读教材。

一 初级阅读教材编写的必要性

1.1 初级汉语阅读教材的现状

目前，对外汉语教学界对于是否在初级阶段进行阅读教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还存在一定的争议，有观点认为对初级阶段的学生进行阅读训练为时过早。故而真正针对零起点的初级阅读教材并不是太多。同时，国内外有很多学者，如 Everson(1994)认为汉语阅读所需时间过长主要是汉字和西方文字的巨大差异造成的。因此提出，对初学者来说，汉语阅读教学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由于西方读者不能快速地、准确地识别汉字，汉字识别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的注意资源，因而与高一级理解水平争夺认知资源，所以理解容易失误。这样的观点，使得为数不多的现有教材多是“从字入手”的。如：由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彭志平主编的《汉语阅读教程（第一册）》以及张惠芬、陈贤纯主编的《汉语强化教程：汉字与阅读课本》第一册（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这些教材都认为“要阅读，首先要识字。”理所应当认为汉语阅读教学要从识读汉字开始，并且把汉字作为基本的结构单位进行大量的汉字练习。

这类阅读教材在使用中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以《汉语阅读教程（第一册）》（以下简称《教程》）为例，进行具体阐述。

首先，教学目的不明确，重点不突出。编写阅读教材首先要明白汉语阅读课的任务及特点。阅读课是一门专项技能训练课，其教学目的是帮助学生掌握阅读技巧，提高阅读能力，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但是在《教程》中“阅读”只占很小一部分，有助于提高阅读技巧、和理解能力的练习更是寥寥。相反，教材的大部分篇幅是对汉字的讲解、扩展以及针对汉字构造设计的练习。对于教师来说，这种编排方式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教学思路，使教师不自觉地将大量的时间花在具体汉字的教授上，将阅读课上成了汉字课，而忽略了阅读技能的训练。不少阅读老师在使用该教材时常常会困惑：这到底是写字课还是阅读课？而这样的问题显然是由于教材编写时过分强调“汉字”而忽略了阅读课本身的特点而造成的。

其次，对学生来说，此类教材的内容多与汉字课重复，阅读能力没有显著提高。随着学习的深入，学生会发现学会了单个汉字并不能了解词的意义，有时甚至会干扰文章的理解，极易困惑于汉字与词和句子之间的复杂关系之中，导致对阅读课产生厌烦情绪。比如《教程》第七课第一部分“生字”中有“美”字，翻译做“pretty，”可是在接下来的“字—词—词组—句子”的部分呈现的词语却是“美国”，学生会很自然的理解“美国”就是美丽的国家 pretty country。但我们知道“美国”的意思并不是这样的，这个例子说明知道了每个汉字的意思并不能推知整个词的意思。汉语中字和词的关系非常复杂，汉字构成词的能力也千差万别。如果单纯地认为学会了汉字就能明白所构词的意义甚至是句子、语段的意思，未免有“一叶障目”之嫌。教材这样的编排恰恰给学生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认为只要认识了这个字阅读就没有问题。但在实际情况是学生发现他们学过的这个字并不是文章中所构词的意义，有的甚至大相径庭，初级学生的阅读速度本来就慢，还要花费时间去琢磨某个汉字和由这个字构成的词之间的关系，这不能不说是“字本位”的编排原则在无形之中给学生造成的困扰。

1.2 初级阅读教材编写的必要性

初级入门教材是外语教学，特别是汉语作为外语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汉语完全不能与其母语发生联系，所以从何入手编写出理想的教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学习者的角度看，汉语基础能否打好，能否得到发展，能否继续保持浓厚的学习兴趣，教材都起到关键作用。从教学者来看，教材的编写原则对教学内容的编排、设定以及教学方法的使用等都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尽管对于是否在初级阶段进行阅读教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还存在争议，但笔者坚持认为从初级阶段就应培养学生开始阅读。通过阅读来巩固、积累语言知识，在阅读中培养阅读习惯，这对学生继续学习汉语会大有裨益。阅读文字材料的过程，是常用词语和惯用句式的反复重现，反复辨认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对汉语进行强化和固化，对帮助学生建立汉语语感有极大帮助，为今后的学习奠定基础（李泉 2006 P75）。可见，在初级阶段就设立阅读课，培养汉语阅读技巧训练是十分有必要的。而编写一部好的初级阅读教材，要能正视汉语特点，编排内容丰富、有趣，吸引人，编排体例科学、适用，能够引起学生的阅读兴趣，培养学生阅读技巧，提高阅读理解能力，这个任务就显得更加紧迫。

二 本位论与教材之编写

1989年，法国的白乐桑出版了第一部高举“字本位”旗帜的初级汉语教材，引发了人们对“本位论”的思考。“本位”原是指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语言研究的基础。徐通锵先生指出：“本位，这是研究语言结构的理论核心，牵一发动全身。如果能正确地把握语言结构的本位，就有可能深入地分析语言结构的规律，顺利地解决有关问题的争论开辟前进的道路（1997）。”因此可以说“本位论”是语言研究的首要问题。

“本位论”不仅是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应用问题。在语言教学中“本位论”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对语言基本结构单位的确认，二是教学方法。而教学法势必以确认基本结构单位为前提。由此看来，不论教材编写者是否明确标

示采用了何种“本位”，实际上都已经对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做出了选择。

笔者认为，一部教材是否明确标示是什么本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编写者首先要思考“本位论”问题，即确定基本的语言结构、语言单位的问题，因为它是语言教材的立足点，不可回避，如果教材编写者对基本的问题没有搞清楚，必然会对教学产生干扰。

“词本位”是指以“词”为基本结构单位，在具体教学中以词为出发点。而“字本位”是指以“字”为基本结构单位，将“字”作为教学起点。本文对“字本位”暂不作评论，单从阅读教材编写的角度来看，这种观念是不符合汉语阅读特点的。就汉语来说，汉字是书写单位，词才是我们进行认知、思考和交际的基本单位，是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有意义的语言单位。（北大编《现代汉语》P195）在教学中我们会发现学生即使认识每个汉字，但还是不能顺畅的理解整个句子的意思。这是因为，表面上看每一个句子是由一个字一个字构成的线性排列，没有明显的分界标志，但是每一位母语为汉语的人在头脑中都会客观上存在一个“心理词典”（彭小川等 P107），将句子按照一个个词来划分并进行解码的。比如：我昨天看了一场电影。这句话我们一定是这样划分的：我/昨天/看/了/一/场/电影。而不是：我/昨/天/看/了/一/场/电/影。如果一味地强调“字本位”就会出现后例这样的情况。这样不仅不能帮助理解反而限制了阅读速度，影响了学生对词的切分，对意义的理解。“词本位”正视了汉语和阅读教学的关系，词才是阅读的基本意义单位。从词入手，将中国人的“心理词典”直接教给学生，这样将会解决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初级水平的学生在阅读时，会遇到不认识汉字的问题。但是，这不应该是阅读课要解决的。可以在词中认字，但决不能把识字作为阅读教学的首要任务。只有明确了“词本位”的原则，以词为出发点编写阅读教材时才不会走弯路。

三 “词本位”为原则的初级阅读教材编写

对于第二语言的初学者来说，阅读是遵循着自下而上的模式进行的（李晓琪 2006，P81）。即汉语的初学者在阅读汉语文章时，很自然地从小字开始，将一

个完整的句子进行切分，再运用大脑储备的语言知识对这些零散的文字进行辨认、拼合、分析和判断，才能达到理解句义的目的。这样的阅读模式存在着两个明显的缺陷，一是阅读速度缓慢，二是如果对句子的切分有偏差，就会影响句义的理解。“词本位”的编写原则从某种程度上对上述两个弊端有所缓解。有心理学研究表明（李晓琪 2006，P81），如果将同样的一个句子按照意义切分成短语，那么大脑进行拼合的时间就会缩短。“词”本位阅读教材直接给学生呈现“词”这个意义单位，绕过了“字”，学生无需从字绕到词再对词进行结构切分和意义解码，无形之中就缩短了辨认信息的时间。“词”本位原则不仅限于此，它对基本结构单位做出的选择会进而影响到教材编写的各个方面。本文着重从教材编写目标、练习的编排设计以及处理字、词之间的关系三方面进行阐述。

3.1 教材编写的目标

之所以要强调“词本位”的原则就是希望将阅读教材拉回到自身的轨道上来。过分强调汉字的重要性，必然会迷失阅读教材编写的目标。阅读教材是为阅读课教学服务的，就应明确教材编写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学生掌握阅读技巧，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培养学生阅读习惯。只有确定了这个目标才能摆脱汉字本身的束缚，将阅读技能作为教材的重点。明确了这样的目标不仅有助于教师的教学，也有助于学生明白阅读课的意义和作用，不再和写字课混为一谈。

3.2 练习的编排设计

练习的编排设计也应贯彻词本位的原则，以阅读技能训练为主。

第一、笔者认为，虽然初学者的阅读过程是自下而上的，但练习的编排不妨按照自上而下的模式设计。先从对于文章的宏观理解入手设计理解性问题，再到句子的理解，这可以通过判断正误或选择相同意义的句子等阅读考查方式实现；再具体到句子中某个关键词的理解和切分，可以通过词语替换，猜词等方式帮助微观理解。这样整体教学活动实际上就形成一个相互作用的交互模式，更有助于学生对文章的整体理解。对于初级学生来说，猜词或词语替换是提高阅读技巧的一个好方法。而通过对词语或短语的切分训练则可以通过整词输入，帮助他们提高阅读速度。

第二、处理完理解层面的障碍，再去设计句法、词汇和读音上的练习。所有练习均以词为单位进行设计，不出现“字”这个单位。这样的好处是从一开始就要让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即对于汉语的阅读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认，而是一个个词或者说一个个意义的去理解。

3.3 “字”与“词”关系的处理。

强调“词本位”的意识，是指不能以字为本位，并不是否认汉字的存在，更不是否认汉字识读是阅读的一个障碍。我们提倡的是在词中扩大汉字量。汉语中字与词的关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们可以利用好这些关系，在设计练习时区别对待，编写好教材。例如，单字词，如“山、狗、懒”等，可以设计成语音的训练；连绵词或音译外来词，如“玻璃”、“巧克力”每个汉字只表示一个音节，合起来才有意义。学生对这样的词的切分比较难掌握，最好采用整体认读的方式，一般不设计语意推测类练习。

我们着重讨论的是另外一种情况，如“后天、亲手、漂亮”等，这些词里的字个个都有意思，但是这些词所记录的语素的组词能力并不相同，这就需要在设计练习时特别注意。第一类词如“后天”这个词可以根据每个汉字的意思推知整词的意义，并且可以联系已知词汇“明天”组成一个意义链，还可以继续类推出“后年”。而“亲手”这样的词，可以很容易类推出“亲耳、亲口，亲自、亲眼”。但是，这种词的类推是有限度的，我们不能说“亲嘴”、“亲腿”。而“亲”本身的意思有很多，也不能泛化类推“亲人”，“亲家”等。可见设计练习时，只能在一个小的义域范围内进行连通才能达到扩大字词量，强化记忆的教学效果。至于“漂亮”这类词是不宜拆开讲解每个汉字的，对这类词需要整体认读，也不需要设计上述语义类推练习。

参考文献

- 1、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2000).《现代汉语》(北京:商务印书馆)。
- 2、彭小川、马煜逵,〈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词汇教学应有的意识与策略〉,《语言文字应用》,2010年第1期。
- 3、江新(2008).《外汉语字词与阅读学习研究》(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4、李泉主编 (2006). 《对外汉语教材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5、Keiko Koda (2007). *Insights into Second Language Reading _ A Cross-Linguistic Approach*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剑桥大学出版社)。
- 6、李晓琪主编(2006). 《对外汉语阅读与写作教学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7、Everson, M.E, Toward a process view of teaching reading in the second language Chinese curriculum, *Theory into practice*, 33-1
- 8、徐通锵(1997). 《语言论》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 9、陈贤纯 (1998). 《外语阅读教学与心理学》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10、王若江, <由法国“字本位”教材引发的思考>, 《世界汉语教学》, 2000年第3期。